



青年英雄故事丛书

李文忠

齐 榕



青年英雄故事丛书

李文忠

齐 榕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青年英雄故事丛书

李 文 忠

齐 榕

刘克敏封面 邓泰和插图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25 字数78,000

1977年10月第1版 1977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171·779 定价: 0.29 元

内 容 提 要

李文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“支左爱民模范”。他无限热爱毛主席，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热情支持红卫兵运动，和革命小将心连心。在一次护送任务中，李文忠和他的战友，为抢救卷入激流的红卫兵，英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“毛主席热爱我热爱，毛主席支持我支持，毛主席指示我照办，毛主席挥手我前进”——这是李文忠生前的名言，也是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写照。

毛主席语录

我们应该谦虚，谨慎，戒骄，戒躁，
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，……

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。

目 次

盼天明	1
太阳出来了	15
茁壮成长	31
当革命硬骨头	44
拨亮心头指路灯	57
入党	75
在探家的日子里	92
闪亮的红星	109
毛主席热爱我热爱	119
难忘的二十五天	132
誓言	141
“不要管我，救红卫兵要紧”	148

盼 天 明

呼啸的潍河穿过沂蒙山区，沿着潍县，打了个牛梭弯，匆匆忙忙地向北流去，汇集沿途的细流，穿村越野，奔腾着归入那浩瀚的大海。

潍河两岸是方圆几百里的大平原，黑黝黝的沃土，攥一把都能挤出油来。在潍河牛梭弯的顶部，有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，村里除了一家姓魏的大地主外，其余都姓李，人们都叫它李家庄。这里的土地比别的地方肥，穷人的手脚也勤快，可是祖祖辈辈终年劳动的血汗，象那绵流的潍河水，一滴滴流进了地主家的粮仓。穷苦人家年年背井离乡，拖儿带女的四出乞讨。

一九四五年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了李家庄，穷人才翻身过上了好日子。可是地主魏金财不死心，他躲进城里，白天黑夜地盘算着向贫苦农民反攻倒算。

一九四七年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垂死的命

运，调兵遣将，对我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。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，我鲁中地区的人民解放军，坚决执行毛主席“**集中优势兵力、各个歼灭敌人**”的作战方针，不怕打破坛坛罐罐，暂时主动放弃一些地方，转移到“外线”作战。刚刚获得解放的山东潍县地区又沦为敌占区。蒋介石的“顽八军”耀武扬威地开到潍县。那些在解放军打来时夹着尾巴逃跑的反动地主老财，也拼凑起“还乡团”，跟在“顽八军”的腩后，杀气腾腾地窜了回来。这些杀人不眨眼的“遭殃军”和“还乡团”勾结在一起，残酷地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的劳动群众。他们抢粮派款，抓丁拉伕，催租逼债，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倒算。潍县大地饿殍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广大劳苦人民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。

这一年，严冬过早地来到了潍河两岸。四野光秃不见生机，西北风尖厉地呼啸着，象一把把锥子，直往人的骨髓里钻。大地冻得裂开了一道道缝子。刚进阴历十一月门，竟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。白茫茫的大雪覆盖了李家庄那些低矮的茅草屋，掩没了田间小道。人们蜷缩在破茅屋里，掐着指头，盘算着怎样熬过这苦难的冬天。李家庄的贫苦农民哪个不是刮着牙缝过日子，咽着眼泪盼解放啊！

十一月初七，灰蒙蒙的天紧紧地扣在人们头顶

上，鹅毛大雪不停地向李家庄扑来。天傍黑，村西北角那间破茅屋里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弯着腰，用力推开被积雪压住的栅门走出来。他趿趿穿着草鞋的双脚，使劲用那件分不出哪是棉花哪是布的破袄裹紧身子，两手呵着热气，嘎吱嘎吱地踩着积雪向村外走去。他边走边叨念着：“这该死的老天，存心不让俺穷人活呀！”走到村口，踮起脚跟向远处眺望。除了雪，还是雪，白茫茫的一片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望着那阴暗的天色，老人憔悴的脸上又增添了一层不安。他呆呆地停立了一会儿，终于忍不住了，扯着嗓子向远处呼喊：“新——民，新——民——”这喊声被凛冽的寒风刮得断断续续，凄凄惨惨。

这时，老人身后走过来一个中年汉子，关切地问：“大叔，等谁呀？”

老人回过头来焦急地说：“啊！是会阳呀。新民和他娘今天到镇上要点吃的，这时候还没回来。唉！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新民他爹又不在家，这么个大雪天……”

“大叔，你放心吧！新民这孩子虽说才七岁，可懂事了。出不了岔子。”名叫会阳的中年汉子劝慰着老人，说完扶着老人向村里走去。

“新民”是李文忠的乳名。因为是娘在往新民镇

讨饭的路上生的他，为了让孩子永远记住他踏入人间时遇上的吃人世道，就给他取下了这个名。

李家祖祖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穷人，全靠给地主扛长活打短工过日子。到李文忠祖父这一辈，全家人起早贪黑地刨啊刨，开出了一片片荒地。地开出来了，不料，豺狼上了门，大地主魏金财硬把李家用血汗开垦的地霸占了去。只剩下村西北角那四分兔子不拉屎的砂砾地。祖父是个老实憨厚的农民，咽不下这口气，被迫扔下全家，孤身去闯关东。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东北的财主一样狠。一去五年，祖父几乎是光着身子跑回了家。这时，他才得知老伴为漂泊异乡的亲人日夜忧愁，把双眼哭瞎了，不久在贫病交加中含愤死去。李文忠的父亲为了谋求活路，去潍县一家木厂当学徒，一天到晚鞭子不离身，受尽了凌辱。李文忠从来到人世，就把苦菜汤当作奶水喝，从学会走路那天起，就光着脚丫跟娘沿街讨饭。李文忠那幼小的心田里，深深地刻下了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！

天渐渐黑下来。在李家庄通往新民镇的雪地上，有两个黑影在慢慢移动。妈妈胳膊上挎只空篮子，手里拄着打狗棍；小文忠穿一件露着棉花头的破棉袄，光着脚丫，紧拽着娘的衣服，娘儿俩一步一步向

前挪动。

“新民，饿不？”娘心疼地问。

“不饿。娘，咱一天没要着东西，爷爷在家吃啥？”李文忠懂事地说。

娘没吭声，只是疼爱地抚摸着李文忠的头，眼泪叭嗒叭嗒地落在李文忠仰起的小脸上。

“娘，你先回家，我再去要，好给爷爷吃。”李文忠恳求着说。

“孩子，天黑了，到哪里去要？快回家吧，你爷爷会着急的。”娘拉起李文忠那冰冷的手，低头猛又瞅见雪地上儿子那双冻裂的脚丫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

影影绰绰地看到李家庄了。妈妈突然眼前一黑，身子向前一倾，差点儿摔倒。文忠一把扶住娘的胳膊。这时，村子里传来一阵枪声，接着冲起了漫天大火。娘不知村里出了什么事，惦记着文忠爷爷，支撑着同文忠急急向村里奔去。

刚到村口，忽见有人喊：“你娘儿俩快躲躲吧，魏金财又在村里折腾了！”接着，一伙举着火把、打着灯笼的匪徒，抽打着乡亲们往村外赶。李文忠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爷爷，他挣脱了娘的手，奔过去扑在爷爷的怀里。

人们被赶到魏金财的西大场院。“还乡团”的匪徒们端着枪，把乡亲们围住。魏金财戴着红顶圆帽，穿着藕荷色长袍，外面套着皮坎肩。他那双滴溜溜的贼眼，在乡亲们脸上转来转去。他把文明棍往地上一拄，清了清公羊嗓子，带着奸笑，神气活现地说：“我魏金财又回来了，这一回，哼哼……”他收起奸笑，露出一副狰狞的豺狼相嚎叫着，“你们这帮穷鬼，欠我的债不还；共产党一到，又抢我的粮、分我的地，今天，我跟你们新账老账一起算！”

乡亲们一个个咬紧嘴唇，眼睛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。李文忠攥着小拳头，紧贴在爷爷身边。

“李老四，你出来！”魏金财用文明棍抵着一个四十开外的壮年农民，“抢我家的粮食，是你带的头，现在你怎么不吭气了？嗯？”

李老四被匪徒们从人群里拖出来，他圆睁两眼怒视着这伙豺狼，紧了紧腰间的搭包，愤怒地说：“狗地主，甭高兴得太早了，等解放军打回来，零刀码了你！”

魏金财恼羞成怒，扯破喉咙喊道：“来人，给我扒了他的皮！”

几个匪徒蹿上来，把李老四的衣服脱了，拧着胳膊推到一口大锅旁。锅里熬的是水胶和乱麻，匪徒们



用勺子舀起滚开的水胶就往李老四身上浇，水胶和着乱麻死死地粘住他的皮肉。水胶一凉，匪徒们又拽着乱麻使劲往下撕，李老四痛得昏死过去。

魏金财得意地冷笑道：“嘿嘿，看见了吗？这叫‘仙人剥皮’！往后谁再跟共产党走，就是这下场！”他又冲几个匪徒吆喝道，“把家伙抬上来！”

几个匪徒把一大块钉满铁钉的木板抬到众人面前，一颗挨一颗的钉子尖朝上排得密密麻麻，把人往上一扔，全身就会扎得稀烂。乡亲们眼见丧心病狂的魏金财要下毒手，胸中燃起万丈怒火，拳头攥得嘎巴嘎巴响。人群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“跟他们拚了！”

愤怒的人群象大海怒涛一涌而上。男人们扑上去，揪住匪徒们的领子，用拳头使劲插他们的脑袋；女人们掏出藏在身上的剪子，向匪徒们的脸上猛刺；老汉们拔出腰间的旱烟袋，向匪徒们头上直打。西大场院燃起了不可遏制的怒火。李文忠挤在人群里，看到一个匪徒正和一个农民搏斗，便挣脱了爷爷的手，上去抓住那个匪徒的手腕就是一口，狠狠咬住不放。匪徒痛得嗷嗷怪叫，正要拔出手枪向李文忠砸去，忽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匪徒的手枪飞落在地。原来是李会阳大伯赶来，一脚踢在匪徒的手腕上。他一把

挽起李文忠，把他紧紧抱在怀里。

心如蛇蝎的魏金财命令匪徒向群众开枪，二十多个乡亲中弹倒下，鲜血染红了西大场院。

.....

从此，李文忠一家仅有的四分薄地又让魏金财霸占了去。六十多岁的爷爷被“顽八军”抓去修工事，母亲病倒在炕上起不了身，家里锅底朝天断了粮。七岁的李文忠天天光着脚踩着雪窝去讨饭。母亲的病一天天厉害起来，虽然有邻居婶子大娘们帮着照料，可没钱给娘抓药怎么办？李文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他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娘再走奶奶的路，明知魏家是个火坑，为了挣钱给娘治病，他横下心要去地主家扛小活。娘流着眼泪说：“孩子，那是狼窝，不能去呀！”倔强的李文忠抹抹眼泪，把娘托咐给邻居大娘，离开了家。

万恶的旧社会，逼得七岁的李文忠到魏家当了小猪倌。

魏家的大门两边，是一抹青砖到顶的门墙；两扇油得漆黑的大门上咣啷着两个虎头铁环，活象一座阎罗地府。李文忠走进这院门，就感到阴森森的。更使李文忠憎恨的是，蹲在大门两旁的一对石头狮子，

瞪着眼，呲着牙，张着血盆大口，象要把走进魏家的穷人一口吞下去似的。李文忠睡在猪棚里，整天挨打受骂。饿了，捞把猪食充充饥；冷了，插进牛粪里暖暖脚。几天以后，光着的两只脚丫冻得裂开一道道血口子。在魏家当长工的会阳大伯见了心疼，把文忠冻坏了的双脚，揣入自己怀里，用心窝焐暖。

李会阳是魏家的老长工。打日本鬼子的时候，他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。为了发展壮大革命力量，党组织指示李会阳不要暴露身份，继续留在魏家，组织领导李家庄的革命斗争。李文忠早就敬慕李会阳大伯，进了魏家唯一感到温暖的是和会阳大伯在一起做伴。

腊月二十三，天下着鹅毛大雪。李文忠喝了碗稀菜粥，把省下的糠饼子揣在怀里，惦记着送回家去给娘吃。他喂完猪，刚走到牲口棚前，就见地主婆腆着个大肚子，扎撒着手，扭扭摆摆地朝他走来，说：“小猪倌，上哪去？”

李文忠站着没理她。她那两只母狗眼滴溜溜地在李文忠脸上打转转，看到李文忠怀里鼓鼓囊囊的，伸手就扯他的破棉袄。李文忠使劲一挣，那个糠饼子掉在地上，让地主婆抢去了。

“好啊！吃着我的不算，还要往外偷啊！”地主婆

恶狠狠地说。

李文忠争辩着：“谁偷你的啦?!这是俺省下的!”

“小崽子，还嘴硬!”地主婆说着拔出头上的金簪子，就往李文忠脸上扎。

李会阳大伯正在一边喂牲口，上去把李文忠拉过来，朝地主婆扫了一眼，说：“你吃饱撑的没事干了?给我滚到一边去!”

这个蠢猪还没听出骂的是她，自顾摆着腓走了。进了会阳大伯的茅屋，李文忠扑在大伯怀里放声哭了。大伯用那粗壮的手给他擦干眼泪，轻而有力地 说：“孩子，别难过，魏金财他们是秋后的蚂蚱，没几天蹦跶的了。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眼看要打回来了，咱们彻底翻身的日子不远啦!”

李文忠抬起头，忽闪着两只大眼睛，神往地说：“大伯，解放军啥时候才到呀?盼来了亲人解放军，俺娘的病才有救啊!”在这严寒的冬夜，李文忠是多么盼望着春天到来啊!

会阳大伯的眼睛湿润了。他慈祥地望着李文忠那天真可爱的脸庞，心里想：这不光是一个穷孩子盼望亲人的热烈心情，而是千百万受苦受难的穷弟兄盼望大救星毛主席的共同心愿啊!他摸摸李文忠的头说：“好孩子，把这个拿去，先去给你娘抓点药。”